

她世界

家庭暴力仍是法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

终结性别暴力，灵敏高效的司法系统不能缺席

■ 中国妇女报特约撰稿 杨思涵

法国性别平等、多样性及机会平等事务部部长罗姆日前在蒙特卡罗广播电台(RMC)上就民众希望政府为制止暴力侵害妇女提出的要求做出回应,她对建立一个专门针对性别暴力和性暴力的警察和司法系统持开放态度。她指出,目前议会代表团正在研究建立“更加灵敏和高效的司法系统”的问题,并将在几个月后向政府提交其结论。

法国注重推动性别平等,但家庭暴力仍是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2021年,法国有122名女性死于(前)伴侣之手。法国内政部的数据显示,2017年至2021年,强奸/强奸未遂案件从16900起猛增到34300起。法国内政部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受害者不再沉默,而是选择报案。

法国总统马克龙曾表示:妇女被杀害问题是“法国的耻辱”。今年,他对所有遭受暴力的妇女表示给予支持,并会继续动员政府就消除性别暴力展开工作。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关注家庭暴力

纵观法国的女性平权运动历史,性别暴力和性暴力问题并非从一开始就得到了足够的重视。在1860年开始的第一波女性主义运动中,针对女性的暴力

并未作为独立的议题得到充分讨论,彼时运动的目标聚焦于妇女争取选举权、就业权和受教育权。

1949年波伏娃发表的著作《第二性》在法国掀起了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这次运动不再局限于传统政治领域,而将辩论扩展到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主张维护妇女对自己的身体权利,特别关注家庭暴力问题。波伏娃于1975年领导创建了妇女权益联盟,这一组织的诉求中很大一部分内容都有关遭受家庭暴力的女性。在时任卫生部长西蒙娜·韦伊的推动下,法国颁布了允许自愿中止怀孕的法律,并通过离婚改革,允许双方同意离婚。

1975年,第一所为受害妇女提供住所的弗洛拉·特里斯坦中心在巴黎北部的克利希成立。1980年政府通过立法手段针对强奸给出了精确的定义。1990年最高法院首次承认在夫妻之间的强奸行为罪,两年后的刑法典修订案明确提到受害者的配偶身份构成所犯罪行的加重情节。

设立性别平等、多样性及机会平等事务部

1974年,时任总统德斯坦为“推动妇女地位的提高,促进妇女在法国社会中担任各级职务,并消除她们可能受到的任何歧视”,设立了主管妇女工作的国务秘书一职,由弗朗索瓦丝·吉鲁出任。

在过去五十年间,该职位仅由女性出任,并随着政府的改组,冠以部长、部长级代表或国务秘书头衔。部分政府如朱佩政府(希拉克总统)和非永政府(萨科齐总统)下未设置这一职位。

隶属于社会凝聚力总局的妇女权利和性别平等处负责执行该部制定的政策,促进各部门的工作协调。打击性别暴力和性暴力是该处三大工作重点之一,它依靠每年出版的《关键数字:实现男女真正平等》和《性别平等通讯》,为科学研究提供支持。此外,为了保证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行动,该部依靠大区和各省的自治网络,在每一级地方部门都委派了负责性别平等问题的代表,直接向该区域最高行政长官汇报工作。

罗姆是该部的第17位部长,负责妇女地位、妇女就业、妇女权利、机会平等问题,直接向法国总理汇报工作。现年59岁的罗姆在司法部工作已经超过二十年,曾担任过刑罚执行法官和重罪法庭庭长,并在2018年被任命为司法部性别平等高级公务员。

不断进步,有待完善

进入21世纪,法国针对性别暴力和性暴力的立法更加完善,同时为司法机关处理此类案件提供了更多工具。2002年法案涉及打击工作场所的骚扰问题。2004年法案赋予了司法机构将家庭暴力施暴者从共同居住地赶出来

的权力。2007年建立的专门号码“3919”为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直接帮助。2010年法案出台技术保护方式,通过签发家庭暴力受害者保护令及强制施暴者佩戴电子手环监视设备来确保受害者安全。2014年法国批准了预防和打击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和家庭暴力的《伊斯坦布尔公约》。2016年法案注重保护遭受暴力的外国在法妇女。2019年法国政府又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推动建立“格雷内尔”反家暴机制,促进对暴力案件的报告、对受害者的保护、对施暴者的监督和惩罚。

尽管在立法上取得进步,法国在政策落实上仍存在很多不足,尤其是与其邻国西班牙相对比。西班牙政府为遏制此类暴力提供的财政预算是法国的三倍,受害者比法国少了40%。据统计,2022年以来法国国有超过100名女性被现任或前任伴侣杀害,远高于在遏制家庭暴力方面措施更为完善的邻国西班牙。同时,西班牙政府设立了特别法庭来处理家庭暴力案件,并加强了对相关专业人员的培训。

自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法国政府为控制疫情传播而采取的诸多限制政策使得家庭暴力的比例大幅上升,有效司法机制的长期缺席也使得施暴者常常得不到应有惩罚,家庭暴力的复发率居高不下,为了终结性别暴力和性暴力问题,法国需要更为积极的司法介入和社会动员。

她观察

世界杯让女人走来

■ 薛元蒙

标题针对的是“世界杯让女人走开”,一字之差,内涵却不简单。“世界杯让女人走开”是舶来品,在中国的使用高频,出现在2002年。那一年,中国男足首次进军世界杯决赛圈,激起的涟漪之一,就是这句话成了话题。也是那年,央视首次启用女性做世界杯转播的主持人,应该算骨灰级的“蹭热度”吧。

但这句话终于没有形成争议。它只是场外花絮的一种,调侃味十足,没有人当真,自然就失去了认真讨论的可能性。往后各届世界杯,“世界杯让女

人走开”也间或被人提起。

直到今次世界杯,笔者突然发现,这句话已经渐行渐远了,即便作为一种调侃,“世界杯让女人走开”也已经不再“有趣”了。

但事实上,世界杯从未离开过女人。如果以20年的长度作为这句话兴衰的背景,笔者以球迷的身份,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归纳:

首先,女球迷多了。这是足球市场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没有谁不愿意接受女性球迷的参与,更没有谁不愿意接受女性球迷的消费激情。这个趋势,导致了大量女性球迷的涌现,同时导致了她们作为一个群体的稳固存在状态。看

球,已经成为很多女性的生活方式;

第二,是女性球迷创造了“人迷”。那些认为唯有读懂战术的人才才是“真球迷”的球迷们发明了“人迷”这个词,以示和球迷的区别。然而足球市场从来不绝“人迷”,甚至还特别希望梅西和C罗们,变成娱乐明星一样的存在,拥有更广泛的世界影响力。这一点事实上已经实现,足球巨星们不仅拥有了富可敌国的财富,而且日益被要求同时具备出色的球技、端正的人品、俊朗的外表。女性球迷群体为此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她们的品评已经成为一名球员综合价值的晴雨表,同时她们为自己的偶像球员,花

起钱来更毫不吝啬。

就这样,足球不仅没有让女人走开,反而让更多的女性走来。

本届杯赛,“世界杯让女人走来”又获得了新解,或许也是最真实也最有力的印证。在波兰对战墨西哥的比赛中,来自法国38岁的女裁判斯蒂芬妮·弗拉帕尔以第四官员的身份,成为首位执法男足世界杯的女性裁判。另有统计称,在36名主裁判中,女性占据了三个名额(另外还有3名女性助理裁判)。

足球作为女性的娱乐和女性的工作,这是又一个新的开始,并且,人们已经接受和习惯,没有异议。



上图从左至右、从上至下依次为:斯蒂芬妮·弗拉帕尔(法国)、萨利玛·穆坎桑加(卢旺达)、山下良美(日本)、内乌扎·贝克(巴西)、卡伦·梅迪纳(墨西哥)、凯瑟琳·内斯比特(美国)

今年五月,国际足联宣布她们入选本届世界杯裁判队伍:斯蒂芬妮·弗拉帕尔(法国)、萨利玛·穆坎桑加(卢旺达)、山下良美(日本)、内乌扎·贝克(巴西)、卡伦·梅迪纳(墨西哥)、凯瑟琳·内斯比特(美国)。

能够成为国际足联男足世界杯裁判组的一员,这些女性的制胜法宝没什么特别,那就是毫不逊色于男性裁判的水平和实力。日本女裁判山下良美说,11月初,所有裁判抵达卡塔尔,进行技能和体能训练,男女裁判都必须达到同样的要求。

以今年12月将满39岁的弗拉帕尔为例,她的职业生涯有诸多高光时刻。2019年,她成为法甲首位女性主裁判,当年也以主裁判身份,吹罚女足世界杯决赛、男足欧洲超级杯。2020年,她成为首位执裁男足欧冠联赛的女主裁。上赛季法国杯,她吹罚决赛……

“她们来到这里并非因为女性身份,而是因为她们是国际足联的比赛官员”,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主席科里纳说,“我们考虑的是执法质量,而不是性别。”

山下良美认为,这是一个信号,证明女性的潜力正在被看到。穆坎桑加也深感使命在肩:“这意味着,你是第一个为其他女性打开那扇门的人。尤其在非洲。肩上的责任很重,你必须走好每一步,这样别的女性才能看到,门一直开着,她们能走进来。”

正如科里纳所说,“希望将来选择更多优秀的女性比赛官员,执法男子比赛,是一件寻常不过的事。她们值得出现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因为她们一直表现出色”。